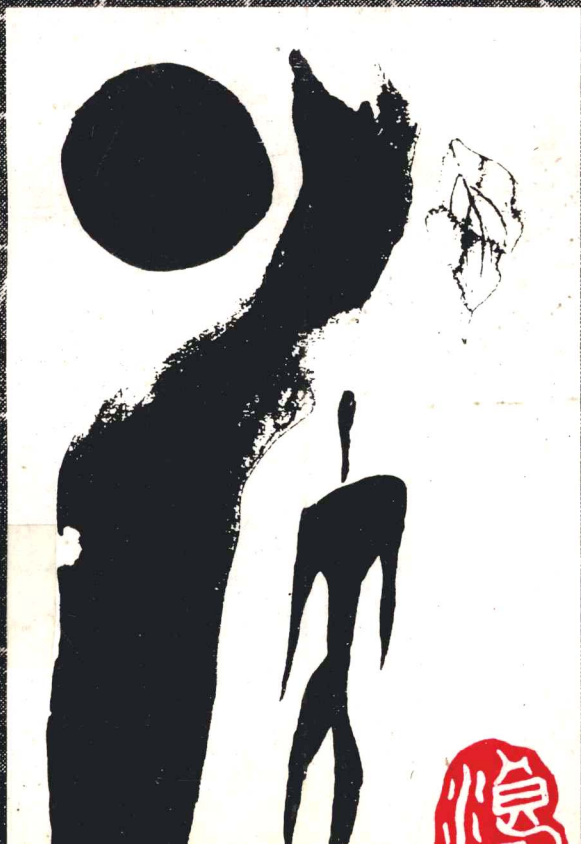


浪子 著

回首已遠



回首已

浪子 著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回首已遠

作 者 浪子

出 版 者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號

電 話 六七〇一三八二

六七〇六六三三

圖文傳真 六七〇一三八二

發 行 人 何正文

印 刷 者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ISBN962—450—273—0

定 價 港幣 12 元 人民幣 4.5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簡介

吳明良。屬於雄性的漢人。

1968年10月18日生于廣東化州。1985年走上文學之途。1988年開始現代詩的創作。

他孤獨、敏感，他亂。他有時是吳臨風，有時是高寒，也有時是伊人，但他從本質上說只是浪子。他曾經四處漂泊，餐風露宿，不知去向何方。

他寫詩，也寫散文和小說。《回首已遠》是他迄今最集中和公開的唱辭。另著有至今還無家可歸的長篇小說《無家可歸》。現在，他在《茂名青年報》任執行主編。最終，他仍只是一個浪子。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com

現在，我不去流浪誰去流浪
現在，我不歌唱誰歌唱

浪

謹以此書

獻給我已逝的祖母：吳陳秀英。她不認一字卻讓我知道愛。

獻給我尊敬的爸爸：吳大新。他的勤勞、他的寬容、他的正直和善良，足夠我受用一生。

獻給我熱愛的媽媽：吳廖秀英。她對我的愛和期望高於一切。

幷以此書

獻給我的恩師：梁瑞先生

獻給我的恩師：陳慶祥先生

幷以此書

紀念那永不重返的時光，舊夢與家園

為浪子致悼辭

□趙紅塵

頭一次與浪子面識是在 1988 年夏天的金塘小鎮。浪子有一頭類若獅毛的長發，高瘦有神，操持一口濃得有些聽不懂的化州音。這不由使人聯想到起初讀他“不是黃昏”一詩時的情景：“我”彎彎曲曲站在牆上（或者是我之身形投影）默讀一冊李商隱的書，此刻內心的暮色正好與自然的暮色保持平衡，另一“我”自語：不是黃昏……我由此確認浪子是可造的詩人。我們還是中學生，我比他高一屆。——就這樣我們互稱兄弟一直交往至今。

這部書收入浪子 1991 年 8 月以前的所有值得收入的作品。浪子的冷抒情在這部書中隨處可見。我們從中不難窺視到浪子靈魂

遠山中的蒼翠。若欲明確標明究屬何一種料色則不易做到，要弄懂浪子之詩的深刻含意得對浪子這個人作全面的了解。他的鄉村童年及他的城市時光使他從正反面最大限度地超越自身年齡視覺進而成為一名嘹亮歌手。我所以用“歌手”這個詞是因為浪子的音樂感不僅顯明于詩行與詩行的錯落之間還特別顯明于他個人的音樂天賦。我多次稱他是像許冠杰一樣難得的“明星”。浪子是布卡爾稱之“為存在放歌”一類本真詩人。為心靈的事業廢棄掉別人看來一流的工作環境回到一個缺乏同行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他仍然是孤寂的，既要承載生活的石頭又要擺脫生活的石頭更要獨創另一種生命的石頭碎片，我不知天才詩人海子是否基于此而遁世，但我知道浪子不會，他不是傳統中人。

每當我們靜穆地眺望世紀末的黃昏，每當我們感到頭頂的神子在緘默，我們就會手持詩性的火焰為即將喪失的、已經喪失的和正在喪失的美而嘶聲歌唱。浪子的歌是唱給自己的挽歌，他想要挽回的是人類童年時代

的愛與真，來自黑夜夢境：

我晃動于你的水中

目光漲滿你，夢中的都市

我和你和水升向夜空

我觸摸到一種真實

寧靜而寂寞而幽遠

我抬起頭，以你為桌

默默寫下最初的句子

這首共 10 小節名為“句子”的短詩將我一下子震住了，我認為這就是可以傳之久遠的詩歌。值得重視的還有“最后一塊天空”（心緒之復印）、“也許唯我知道風的方向”（靈魂的拷問）、“夢里的天堂”和“我在我們身邊”（有關孤獨、生存、死亡和出淺入深）。

提及浪子就得談到浪子為人的真誠。他是我在茂名最要好的三友之一。他可以為朋友傾盡力之所及的一切，在這個連藝術也商品化的時代這一點顯得彌足珍貴。我始終認為：人與文互相分隔但又互相切入，技巧是訓練加靈氣，而思想卻是個人品格的根本反射。浪子生在化州合江一個臨水的美麗村

莊。可以想象浪子是如何在有限環境構想無限的詩歌。

浪子于我來說是至關緊要的朋友。我們在詩藝上的探討時常是激烈的，不着邊際的；每令我感動的是他竟將我的事情視為他自己的事情一樣倍加關心，在我想要停止長詩《神光》的修改工作時，他便從側面嚴辭警醒我日趨懶散的詩心。

不知為什麼浪子如此沉醉于詩與音樂而不自覺，難道命定他是一名好詩人得為存在而歌唱？——我猜想可能是因為生活的波折和情感的波折，甚至有不為人知的隱秘一幕。無論怎樣浪子既踏上這條無極之路，他就要付出高代價！

1993年5月。茂名。

浪子： 面頰 詩歌 靈魂

□蔣立波

我攤開地圖，在北緯 $21^{\circ}\sim 22^{\circ}$ 之間找到了遙遠的茂名。我在星辰、風沙和英雄的北方想象那里的海水，石油，炎熱，水果以及詩歌，想象陽光下的浪子。

直到我寫作這篇短文為止，我所知道的浪子仍然是想象中的浪子。我的相冊里有一張他寄我的側面的像片：綠色的草地，蔚藍的天空，一個瘦長的男兒，昂首向天，長發飄舞，作撥劍四顧心茫然狀。但這樣的描述依然是模糊的，不清晰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而除此之外，我對他的全部了解則是通信與詩歌了——所幸的是這恰恰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了解。

記得那是 1989 年元旦，我應邀去桂林參

加一個筆會。其間趙紅塵偶然提及了浪子這個名字，說此人的詩歌和我有某種相似。當時我也不甚在意。后來，隔不多久，浪子便給我來了一信，言辭頗為懇切，大有惺惺相惜之意，令我大為感動。當時我正在浙東丘陵地帶一個叫南山的地方教一幫孩子識字，而他似乎還在一所中學里讀書。在這個以狂妄自大、莫測高深為時尚的時代，他這份誠意自然使我覺得尤其可貴。此后我們便書信往來，交流切磋，其間少有間斷。

是的，在這篇文章里我不得不着重提到浪子真誠的一面。無論是他的詩歌，還是他的性情，都強烈地顯示了這一點。在這里，真誠首先體現為一種品格，一種質地，一種推心置腹的切近和逼視。他願意向你袒露他自己。在一封封情真意切的信中，他述說着他靈魂中的歡樂和痛苦，他生命中的輝煌與黯淡，他的居住，他的閱讀和寫作，他敏銳的神經中細微的顫動。我們從未謀面，但我們似乎彼此間是早已相識的。我們象親密的兄弟攜手在北方和南方歌唱。

他常把他的詩作夾在信中寄給我。當

然，這種行為本身就首先表明了他對我的充分信賴。我自然也以能經常讀到他的新作而高興。他的詩歌也同樣顯示了他特有的真誠。他的詩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對心靈的高貴與語言的純粹抱有難得的信仰。我記得當時他把他的居室稱作“象齋”。按我的理解，“象”這種熱帶叢林中的動物在他心目中似乎象征了純潔和高貴。在我的印象中，他起初寄我的一些作品，最出色的是《句子》，那種奇特的語言組合方式讓我吃驚。其中的幾個片斷後來登在我和杜海斌 1990 年搞的一份叫《麥粒》的詩報上。後來又有《風信子》等較突出的作品。

我這裡還得提到浪子對音樂的熱愛，這無論對他的人生態度，還是詩歌方式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他多次在他給我的信中以及其他文章中提到了這一事實。由此，我感到他這個人以及他的詩歌都充滿了靈動與飄逸。他獲得了一種傾聽與訴說的品質。音樂的熏陶最大限度地保證了他的純潔以及作品整體上的律動感。這種情況并非孤立地體現于浪子一人身上，其實象泰戈爾、埃利蒂

斯以至陳東東等古今中外的詩人都不同程度地得到過音樂恩惠。

后來，浪子突然離開他生活的故鄉，出現在深圳。據他自己后來說，在深圳的這段時間是他真正認識到要干一點大事的開始。在那里他加入了打工仔的隊伍，一面為生計而奔忙，一面為詩歌而擔憂。他在那種物欲橫流、四顧不暇的處境中，仍堅持寫了許多值得稱道的作品，其中像《印象：歸》一詩，無論在思想深度上還是在技巧上均已達到相當水準。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似乎一度失去了聯系，直到他回到茂名。

寫到這裡，我突然意識到這篇流水賬一般的作文已接近了結束。我坐在北京北郊這間狹窄的小屋里，聽任風吹過屋頂。吹動星辰和美月，我仍然只能想象着北緯 21°~22° 之間的浪子。但我相信我已經面對了浪子——他的臉頰、詩歌、靈魂。

1993. 5. 10. 夜. 北京.

目錄

為浪子致悼辭	趙紅塵【1】
浪子：面頰 詩歌 靈魂	蔣立波【4】

傾 聽

句子【3】/斷層的斷層【7】/我及背景【9】/天涯【12】/南窗【25】/最后一塊天空【26】/六弦：無河之岸【27】/牆上的斑點【30】/出賣槍手【32】/從此【34】/古城【36】/不是黃昏【38】/無角帆【39】/最近的荒原【41】/風景之外【43】/你走進我低矮的屋檐【47】/我想你沒一點辦法【49】/尋【53】/五綫譜【55】/守望【58】/走進來你就別想出去【60】

與水有關

遠離驛站【72】/能夠原諒就原諒【74】/此時此地【76】/愛你的年頭【77】/也許唯我知道風的方向【79】/我用昨日的記憶想你【81】/與水有

關【83】/母親・1989・情人【85】/此情可待
【87】/在半音階上【89】/初夏的姿勢【95】/坐進
秋天【96】/至愛：夜晚溫柔的部分【97】/短篇
【99】/情人【105】/感覺五種【110】

遙望家鄉

獨唱：最后的黃昏【118】/沒有開始的日子
【124】/我總是在音樂中平靜自己【126】/季節
重臨【128】/生日【130】/清明【133】/夢里的天
堂【134】/我在我們身邊【139】/我和我的詩篇
【142】/艱難時節【144】/一年只有四季【152】/
遙望家鄉【154】

回首已遠 浪子【156】

浪子紀念集

此去無歸路 【162】
回答與致謝 【165】
最近的往事：遠方之書 【173】
舊夢與歌：如你的面臨 【176】